

電影劇本叢書

草原上的人們

海默 瑪拉沁夫 達木林著

藝術出版社

電影劇本精選

草原上的人們

編劇 羅金波 導演 楊光遠

● ● ● ● ●

電影劇本叢書

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

草原上的人們

海默 瑪拉沁夫 達木林著

藝術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草原上的人們

著者 海 默 瑪拉沁夫 達木林
編輯者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

出版者

藝

術

出

版

社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八號)
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印刷者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

發行者 新華書店

一九五四年十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書號(27) 本書字數48000 印刷0001—5000

31''×43''1/32 印張2 $\frac{11}{16}$ 定價4,300元

內容說明

這個劇本通過一對蒙古男女青年——薩仁高娃和桑佈——的勞動、愛情和對敵鬥爭的故事，表現了草原人民的生活與鬥爭。解放後的草原，由於人們的勞動，出現了繁榮的新氣象，人們開始過着富裕的生活；但在前進的道路上，仍有各種困難和阻礙，他們必須那勝自然災害和暗藏敵人。薩仁高娃是個勞動模範，她在黨的教育下，思想、品質不斷提高，在防風、防特各項鬥爭中都表現出爲保衛人民利益而奮不顧身的勇敢精神，她和打狼能手桑佈，和羣衆一起，在黨的領導下，在這些鬥爭中一一取得勝利，繼續向美好的生活邁進。

取材自瑪拉沁夫的短篇小說「科爾沁草原的人們」。

第一場

在內蒙古自治區的呼倫貝爾草原上，每逢春天到來，即使在最偏僻的地方，也會到處飄揚着喜悅的歌聲。

現在是夕陽染紅了天邊白雲的時候。

陽光晒化了積雪，順着山坡流進了大河，河流載着沉重的冰塊，從沙岸上漫過。

草原噴散着騰騰的白霧，把遠山遮成兩段，山頂浮在雲上，如同海中島國。

這是四月的草原，綠茵已鋪滿了大地，盛開的耶爾蓋花把草原點綴得如栽花地氈一樣。成萬匹的大馬羣在這錦繡的草原上游動着，馬打着滾，撒着歡，吃着草，精壯的兒馬像箭一樣穿梭追逐着。

在歌聲中，我們聽見了一聲清脆而響亮的咩羊聲，接着，薩仁高娃和烏爾沙娜在一個高坡上出現了。

這一對姑娘乍看起來像姐妹，薩仁十九歲烏爾沙娜十六，同樣是圓圓的臉、閃亮的眼睛，只是薩仁在各方面都比烏爾沙娜大一些。甚至眼睛都稍微大一點點，所以別人都說薩仁比烏爾沙娜大一圈。

她們兩人並肩騎在馬上，她們背後是珍珠一樣滾動着的羊羣。薩仁的獵狗嘎魯見到坡下的大河，就像彈弓打出去一樣飛馳過去，羊羣也跟在後面跳躍着搶向前去。狗在河中洗着澡，羊在河邊飲着水，剩下她們兩人在山坡上遙望着。

薩：「烏爾沙娜，你看！」

順她手指的地方，是一片林木茂密的山巒，山上的松林還沒摘淨雪帽，使山棱上多了一道青白相間的鑲邊，火車從樹海中鑽出來，車上載滿巨大的木材，蜿蜒而去。

烏：「拉那麼多木頭幹什麼？」

薩：「蓋房子唄，這會兒到處都建設哪。」

烏：「姐姐，你說咱們草地上什麼時候也能蓋上房子？」

薩：「快啦！」

烏：「你總說快，也得有個準日子呀！」

薩：「這也不是娶媳婦，還能定出日子來？你忘了老歌上說：『太陽不出來，五色花兒不燦爛，』咱們是：牲畜不發展，好日子就看不見。」

烏：「姐姐，你說咱們的牲口再多了往哪兒放去呀？」

薩：「咱們中國的草原可大啦……」

烏：「我是說咱們水草不夠了，你看，咱們現在連這個從來沒用過的牧場也放了牲口，井也打了不少，我就發愁，再發展，牲口比草都多啦！還不得把草原都蓋滿了？到那會兒牲口吃什麼？」

薩：「那才好呢，能那樣，咱們就不用到處跑了，（幻想地）咱們定居下來，蓋上房子，挖上河，種上草，還能發電，……」

烏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薩：「種草啊！牲口願吃什麼草種什麼，要能那樣，這大草原上再多的牲口也放得下了，咱們也點上電燈了，還能用機器擠奶子，剪羊毛。……」

烏：「你聽誰說的呀？」

薩：「書上說的唄，蘇聯就這樣。」

烏：「咱們什麼時候能……」

薩：「你又問！我沒跟你說嘛，快啦！」

兩人並肩坐下來，薩仁看着遠方，烏爾沙娜信手摘下一朵耶爾蓋花玩賞着。她們面前是一眼望不到邊的畜羣。太陽將要被遙遠的天邊吞沒了，這時它就像一個艷裝的錫林格勒盟的婦女要走進蒙古包一樣，雲霞就如同她抖動着的華麗的衣裙，當太陽向大地告辭以前，正用這一天最後的金色光芒塗染着馬、牛、羊羣的脊背。

她們兩人在這景色中慢慢沉入到幸福的幻想裏，輕輕地唱起來：

百靈鳥雙隻地飛着，

是爲了愛情來唱歌；

大雁在草原上降落，

是爲了尋找安樂；

啊哈啞啞！

我們努力地工作，

是爲了幸福的生活嚟嘍。

在她們正唱着的時候，桑佈騎着一匹白馬從山脚下跑了過來，這位二十一歲壯健的小伙子剛從打狼隊回來，他的馬鞍後邊掛了六七張狼皮，腰裏別着打狼棒，一腳實登在鎧上，一條腿蹺起來斜跨在鞍上，歪側着身子向前飛奔。他一轉過山脚，就聽見了她們動人的歌聲，他立刻放慢了馬步。這時我們已能看清他那蒙古人的典型面孔了，他的鬚骨雖然也很高，但被他那晒得紫黑了的兩腮襯托着反而更顯得英武。他的眼睛在那濃重的眉毛和微微有些下垂的眼皮下遮蓋着，這種眼睛是長期生活在風砂中的人所特有的，平常看起來有些滯呆，但遇有危難的時候，立刻閃閃出鋒利逼人的光芒。

他得意地讓馬步隨着她們歌聲的節拍走着，走了一會，他也跟着唱起來：

我們打死了野狼，

是爲了牛羊興旺；

我們趕走了敵人，

是爲了草原解放；

齊哈嚟嘍！

我們馳騁在草原上。

建設着祖國的邊疆呀。

薩仁聽見有人和上了她們的歌，忙拉了烏爾沙娜的衣襟一下，兩人立刻不出聲了，靜靜地聽他一個人唱着。

烏：「這是誰？（聽了一會）噢！是桑佈。你聽，他那嗓門真高，唱起來跟鑽到雲彩裏頭似的。」

薩（贊美地）：「啊！」

烏：「他真有兩下子，幹什麼都行。」

薩仁口頭上故意不服氣地撇着嘴「哼」了一聲，可是心裏已被他的歌聲打動了，呆呆地望着桑佈。

烏：「姐姐，我聽人家說，桑佈在他們小組裏說過，今年他們一定要把紅旗從我們小組裏奪過去。」

薩仁正凝神地看着桑佈，聽她說到這兒，立刻觸動了自己的自尊心，然後自信地笑了：「嗯！他呀！他還想去摸摸月亮去呢，妄想，我們小組是鐵打的！」

烏：「對，鐵打的！」

薩：「不！是鋼打的，鋼比鐵還硬。」

烏：「對！鋼打的。」（兩人同時笑起來。）

這時，在山那邊出現了一隻又餓又瘦的狼，狼後邊跟着寶魯。寶魯身穿着一件劣質的藍緞子寬下擺的長袍，袍角用兩幅五尺多長的紅綢子縛緊在小腿上，跑起來紅綢穗要飄出三四尺遠。他跨下騎的是一匹灰花馬，馬的白鼻樑骨很像他那個稱錘鼻子，他的臉整天像用碱水洗過一樣緊繃在一起，狐皮帽的長毛幾乎要把他的眼完全遮住，不過這在他已習慣了，因為他反正是不管看什麼東西都要用手掀開皮毛打起涼棚來，並且只有這時那雙被上眼皮蓋起來的眼睛才能稍微睜得大些。

寶魯是從城裏回來的，半路上碰見這隻被打狼隊追打得已經走頭無路的餓狼。狼看見他，掉頭跑向河邊，寶魯追了過去。狼跑着，忽然看見羊羣，又飛速地向羊羣竄過來，寶魯看見狼要吃羊，立刻勒住了馬。

寶：「好！想吃點心啦，去吧！這一回，我的好勞模啊！我看你還能不能保證一個羊也不死。」

他掉過馬頭藏在沙窩子後邊。

在那平坦的河岸上，羊已飲飽了水，剛聚攏到一起。

狼向羊羣奔去，羊驚散，羊咩咩地哀叫着擠到一塊向河的下游跑去。

烏爾沙娜聽見羊叫，回頭一看羊羣已散成幾堆，她站起來，向更遠的地方一張望，發現狼已跑近羊羣了。

烏（大叫）：「姐姐！狼！狼！……」

薩仁回身上馬跑下山去，她的獵狗也發現狼，跳躍着撲上去。

桑佈看見狼進了羊羣，放馬過來，從薩仁身後抽走套馬桿追入羊羣內。

羊羣見馬跑來，自動讓開一條胡同。

一隻老山羊正用角抵住狼的利爪，桑佈揮桿將狼套住，在狼剛要回頭咬套馬桿時，他一反身將狼拖倒，接着，拖起那正在掙扎的狼繞着羊羣跑起來。

馬跑向河邊，狼掉在河中又被拖上來。不大會兒，羊被圈回來了，狼也被拖死。桑佈又將狼拖到薩仁跟前，將套馬桿還給她。

寶魯在沙窩子後邊，見桑佈已將狼打死，沮喪地掉馬走去。

寶：「倒楣，羊沒吃上倒丟了一張狼皮。」

桑佈用刀子把狼皮剝下來，將刀上的血在毛上拭淨，插入鞘內，然後站起身抖掉狼皮上邊的土。

薩仁一直站在一邊看着，桑佈替她將狼套住使她很感激，可是她不願說出來。

桑佈舉起狼皮，很隨便地說：「狼這玩藝，你不打牠，牠也會自己給你送上門來，怎麼樣？羊沒損失吧？」

薩：「哼！你想讓我們謝謝你？（故意驕傲地說）沒有你我們照樣能打死牠。」

桑：「得啦！勞模同志，剛才我要是不在這兒，讓牠吃上你幾隻羊，你今年說不定就得落選啦！」

在他們說話時，烏爾沙娜將羊羣安置好也走了過來。

烏：「桑佈，你是從打狼隊那兒來的嗎？」

桑：「是啊！你們看，剛缺一隻不夠五對，真走運，這兒碰上啦！」

烏：「看你打的都是小狼，評功的時候，兩個小的頂一隻大的。」

桑佈摸着她的頭，嘲笑地：「人兒小，什麼事都冒充內行，誰說兩個小狼頂一隻大狼，你能說你這小崽才頂半個人嗎？」

桑佈說完和薩仁一起大笑起來。

烏爾沙娜生了氣：「跟你說話總是叫人吃虧。」說完，領着獵狗追趕羊羣去了。

烏爾沙娜走後，山坡上只剩下桑佈和薩仁，桑佈這時已將狼皮在馬鞍後邊拴好，回過頭來看看了看薩仁。

薩：「啊？」（她以為桑佈要向她講話。）

桑：「啊？」（他也以為薩仁要向他講話。）

兩人互相看了一眼，發現彼此都沒問過什麼話，又都低下頭去。

薩仁鼓了鼓勇氣，勉強找了一句話問：「你是從打狼隊來嗎？」

桑：「是啊，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？」

薩：「你們打狼任務已經完成了嗎？」

桑：「沒有。」

薩：「你們原來不是說四月十號完成任務回來嗎？今天已經是四月十三了！」

桑：「不！本來我們春天的打狼任務已完成了，後來大夥提意見延長到四月底，這樣一來，連冬天的任務春天都可以提前完成，到了冬天就可以超過盟裏給的打狼任務一倍。」

薩：「能找着那麼多的狼嗎？」

桑：「往遠處走啊，靠近大山上和樹林邊上的狼可多了！」

薩：「哎呀！別的小組的情形你知道不？你們男人們都走的那麼遠，要是來了風暴怎麼辦？」

這時烏爾沙娜已將羊羣由河邊趕上了草場，桑佈、薩仁不約而同地拉着馬隨後跟去，他們一邊走一邊說着。

桑：「哎？你在上次青年團小組會上不是說過，你們小組婦女保證完成打狼時期的一切工作嗎？爲什麼到這時候又沒信心啦？」

薩：「誰說沒信心啦。我們小組就剩下十九隻羊沒下羔子了，接羔百分之百是穩穩當當的，防風暴的準備工作也都做好了，搭好了三個羊圈，一個馬圈，就是今天來風暴我們也不怕。」

桑：「那麼你說哪個小組有問題呢？」

薩（誠懇而關心地）：「我是替別的小組着急，特別是你們的……」

桑：「我們的？我們小組婦女還要提出來向你們挑戰呢！」

薩：「挑什麼戰？」

桑：「今天晚上你就知道了，（半開玩笑地說）她們想替你們把紅旗保存兩天呢！」

薩（笑着說）：「那個呀，你知道不，我們那紅旗桿子是柳樹枝作的，往我們組一插就長出根來了，就怕你們拔不走啊！」

桑（俏皮地）：「真能這麼樣才好呢！」

烏爾沙娜見桑佈走近羊羣忙嚷：「桑佈，走遠着點，羊看見你馬身上的狼又該跑散了！」

桑佈微笑着看了她一眼：「好，我就走！（轉向薩）今天晚上咱們開團小組會就準備討論這個問題，阿木古朗同志也參加。」

薩：「好！……」她想再說點什麼，可是又覺得說什麼都不合式，最後只好看着他點點頭。

桑佈說完，騎馬馳去，他跑得很快，馬鞍後邊拴着的狼皮被馬顛得好像活起來一樣。薩仁呆呆地目送他走遠，停了一會，她恢復了原來的樣子，回頭對烏爾沙娜說：「你